

湖光漪滟

■民国 王枢

达里湖泊即大儿湖，中有岛屿，为水禽聚集息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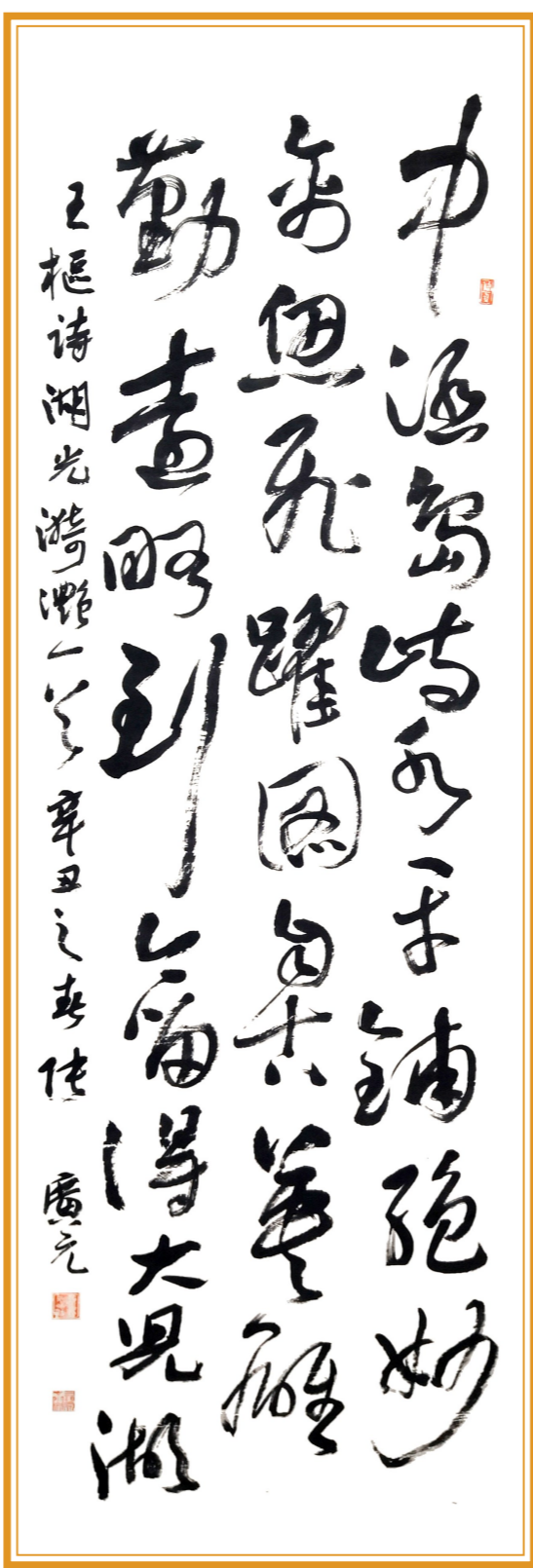
中涵岛屿水平铺，绝妙禽鱼飞跃图。自古英雄勤远略，到今留得大儿湖。

赏析：红酒

诗的序简单交代了一下达里湖。达里湖，汉语译为海一样大的湖。古称为达儿海子，鱼儿冻。湖中有岛屿，很多鸟类和鲫鱼、华子鱼在这里繁衍生息。第一句，“中涵岛屿水平铺”，湖中有岛屿，平静的水面像铺在岛屿四周。形成海天一色。其实说它是海也不为过。这里把人的视野放宽了。第二句，“绝妙禽鱼飞跃图”概括了达里湖画卷一样的美丽。达里湖盛产的鲫鱼、瓦氏雅罗鱼天然生长，味道鲜美。每年春秋季节达里湖作为鸟类迁徙的驿站，大鸨、天鹅、蓑衣鹤、鸿雁等众多鸟类在这里聚集觅食、繁衍生息。所以诗人用了“绝妙”二字把禽鱼铺展成一幅图画。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自古英雄勤远略”英雄的远见卓识、开疆破土，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自然资源。我们才能够赏美景，品美味，享受美好生活。最后，诗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至今留得大儿湖”。诗人意犹未尽，呼唤世人让达里湖青春永驻，是每一个人的希冀和传承。



水粉画 达里湖 李志民



书法 张广元



行走在克什克腾山水里的诗词歌赋



来世还在种花家

■经棚二中 特日格勒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这是炎黄子孙挂在嘴上的话。这十四个字刻在了我们心中，热血沸腾。

华夏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着势不可挡的气魄。五千年前，黄帝一声令下，涿鹿中原，与蚩尤部落激战；四千年前，周公吞吐威震四方；两千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远征大漠，屠匈奴，威名传万里；唐宗杀突厥，雄霸天下。如今，五千年已经匆匆而去，西方的希腊没了，亚历山大没了，罗马没了，埃及没了，巴比伦没了，亚述没了，波斯、阿拉伯都没了。欧洲碎成了片，中东乱成了渣。而我们，依然坚定地矗立在世界的东方。正所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华夏族”这个词是无数华夏儿女抛头颅，撒热血捍卫来的，那是我们心中的信仰，是我们永恒的希望，是他们用勇气守护了这片土地。李纲曾说过：“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烈火燎原卷黄沙，壮士横刀又立马。堂堂男儿七尺躯，铮铮铁骨护中华。

四十公斤，这是一包沙袋的重量。1998年长江决堤，子弟兵用肩膀扛出一座山重的堤坝。五千米，这是一架直升机的可飞高度。2008年汶川灾区，十五名空降兵不惧危险，惊天一跳，为四千六百一十六万灾区人民打开了生命通道，让他们看到最后的希望。三千八百米，这是2019年4月山西森林火灾火焰的高度。消防战士跋山涉水十五小时，到达现场后几乎虚脱，心中祖国的安危给了他们无限动力，让他们继续向前。大风转向后，面对二十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火海，他们没有退路。一千零五十度，这是珠海油罐火灾火焰中心的温度。六十多个阀门，六千多转。他们逆行火场，徒手完成。面对随时而来的二次爆炸，他们没有退路，前面是火魔，背后是祖国的和平年代。中华有疆，守土有责；凌云壮志，壮我山河。

八十四岁，这是一位耄耋老人的年纪。2020年，一张广州南到武汉的无座票，为了一千一百万疫区人民的生命。他深夜逆行。一亿六千万，这是中国口罩一天的产量。全球防疫物资紧缺，中国企业刷新世界纪录，为全球一半的口罩刻上“中国制造”。八十三国，这是中国援助国家的数量。从亚细亚到欧罗巴，中国温度跨越山海，温暖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新春前后，世界各国为中国加油；仅仅过了两个月，中国就开始为世界各国援助防疫物资。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全球“战疫”面前，亮出了中国气度。

五千年风雨，华夏儿女在每一次灾难面前都挺着脊梁。晴川阁下芳草凄，黄鹤楼上烟雨茫。绵绵丝路携万邦，悠悠中华济天下。英雄守土卫国家，朗朗乾坤耀中华。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app)



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



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

瑞风和畅行天下

——克什克腾旗朗诚瑞风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发展纪实

■原国林

燕山余脉七老图山攀援内蒙古高原就把自己的主峰大光顶子伫立在赤峰北部，2067米的海拔高度成就了“赤峰屋脊”。在这里，每天最早迎接初升的太阳，享受第一缕温暖的阳光，也享受着高原凛冽的季风。

“一年两场风，从春刮过夏，从秋刮到冬。”当地人形象描述四季风的持续和激情。

当有一天草原上的风变成了电，百万千瓦的新动能风行天下，矩阵的风车就旋转出了塞罕坝最时尚的乐章。“朗诚瑞风”作为大家庭中的成员，经过十年建设、五年发展，99台风机傲然挺立于上头地风电场，成为蒙东地区进驻冀北新能源市场的首家风电企业。

田树忠，水利水电高级工程师、国家二级水利工程造价师，是上头地风电场的首批建设者。

他最难忘、最高兴的事儿，就是2015年的12月24日一期33台风电机组与冀北电网并网发电那天。

上头地与“赤峰屋脊”相距20公里，海拔1560米，这里夏秋凉爽、景色宜人，而到了冬春却是地冻天寒、风高雪急。2005年克什克腾旗朗诚瑞风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随即上头地风电场进入前期工作，到2008年风电场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高原的春天来得晚。田树忠和伙伴们来到上头地，正赶上几场大的降雪过程，新的降雪加上冬季40多公分的积雪，给前期工作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田树忠回忆：“最初只有三个人，都是踏着几十公分的大雪，开车进行野外踏勘，现场定点，最严重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因为低温电瓶不充电都冻死在山上，我们就得徒步往回走。”

零下四十度的低温，远远超出了汽车电瓶的承受极限，而施工人员由于居住条件简陋，不适应高原气候，感冒成了新常态。

选址、征地、浇筑、吊装是风电厂建设的几个重要节点。万事开头难，征地和重建设备进场是地企关系的难点和痛点。当时群众对发展新能源认识不足，为了既得利益，阻工现象时有发生。建设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友，着重解决征占地家庭、困难家庭生活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构建起了和谐的地企关系。十五年来，公司持续开展脱贫攻坚、救助困难学生、连续为114位高龄老人发放补贴等，公益性支出累计金额达50多万元，实打实扛起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高寒漫甸草原地质结构复杂，选点和定点之间往往存在很大距离。这就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平和成熟的经验。建设者们克服技术力量不足的实际，在勘测、计算过程中倾其所能，为每台风机找到理想的位置，发挥最大的动能。

浇筑是风机基础建设的关键环节。风机基础混凝土每个至少310立方米，重量为775吨，遇有地质条件差的，需要换填的基础，混凝土可达910立方米。重量2275吨。加上10吨法兰盘的重量，是地基中的巨无霸。混凝土浇筑

必须一气呵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风机底座的浇筑，施工人员克服雷雨天、运输距离等方面方面的困难，经常通宵达旦赶工期。

遇到下雨天，浇筑的仓面要随时清理，混凝土罐车因为路滑到了指定位置，这些问题都要提前设计安排好，如果出一点纰漏，就会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108个螺栓在一个水平面上，误差不能大于3毫米，这是安装基础环、法兰盘的基本要求，施工人员拿出绣花功夫，为顺利吊装铺平道路。为了高质量完成吊装任务，工人们早晨踏着星光上山，晚上趁着月光回家，冬季零下40多度的严寒也不休息，连续奋战两年，完成了99台风机的吊装任务。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2015年瑞风人跑出了建设期的加速度。公司五月份开工，到12月末短短七个月的时间就交出了让人瞠目的答卷。完成上头地风电场连接冀北电网220千伏输电线路51.1公里；在18984㎡的场区分别建设了220KV升压站、4层综合办公楼和机修车间，总建筑面积6630㎡；完成两条35KV集电线路16.4公里；完成33台风机吊装；

2015年12月24日，一期33台风机并网发电，将电流传送到京津冀地区。瑞风人快马加鞭、乘胜进军，到2016年11月，二期66台风机并网发电。至此，克什克腾旗朗诚瑞风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上头地风电场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安全是企业最大的效益，安全是

员工最大的福利。”公司始终把安全管理贯穿建设发展全过程，一以贯之，一贯到底。

在检修过生中，检修人员经常面对三十米的高度和三十以上的低温进行检修。机舱内的滑环、继电器、充电器等易耗品要经常更换。日常维修、半年检修、全年大修对设备常年不间断进行体检，为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自2015年运行至今，设备可利用率始终保持最高水平，达到99.81%。实现了建设运行5485天无事故。

企业的团队精神、凝聚力是企业发展的未来。公司管理从细微处着手，把企业前景与个人理想紧密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党支部、工会、共青团的职能作用，实行“管理制度化，行为规范化，行动军事化。”通过“三化”协同，约束员工的行为养成、行业规范、职业操守，通过强化培训、操练、考核措施，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培树全体员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风电场是一个温馨的家。38名员工聚集在这里，闲暇之余，打乒乓球、下棋、读书、种植菜园、侍弄花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生活状态提升了公司的凝聚力、向心力。

阳光普照惠动能，瑞风和畅行天下，赤诚勤勉、拼搏进取的瑞风人借新能源发展的强劲东风，唱出了高原季风优美的节奏，正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明天！

再见！泥土墙

■刘玉国

说到泥土墙，大家并不陌生，过去，克什克腾旗农村随处可见，无论是修房盖屋，还是筑圈搭棚，皆是泥土墙。用泥土墙建房，最大优点是，不但遮风挡雨，而且冬暖夏凉。

建国初期，三区、四区、五区、七区、十区等区公所旧址全是地主遗留下来的深宅大院，深宅大院全是泥土所筑。墙高体宽，防匪防盗，四周再筑起炮楼，可为壁垒森严。在这些泥土宅院里，为了克旗人民的解放，武装工作队，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与敌人斗争的历史画面。

古代，利用筑壕垒墙，划界分疆，抵御外敌早已有之。在克旗这样的土墙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有三处：一是建于公元1190—1200年的金界壕，全长180多公里，墙宽2至14米，高度5至6米横亘在贡格尔草原，用于抵御外来势力侵袭；二是位于达里诺尔西南约2公里处，元代1270年修筑，用来保护应昌路城池的土围墙，东西长650米，南北长800米，墙厚度达2米多；三是始建于清朝年间，位于芝瑞镇北部丘陵山区，用于保护协理府的土围墙，高丈余，厚4米。这三处土围墙建筑虽然始建于年代不同，规格不同，但是充分说明了用黄土做围墙在克什克腾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最近，笔者在新开地乡新开地村，发现大约始建于清代末期的一座土围墙，东西长约150米，南北长约200米，墙底宽约1米，现存墙高度约3米。

关于这座围墙，因地处偏远，知道这座土围墙的人不多。村里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据当地八十多岁的老人讲，自从记事起就有这座围墙，院里住的是一户名叫张明久的大地主，里面有房子30多间。现在，围墙的西北角上还竖有炮台遗址。当时用于站岗放哨，瞭望观察，防止土匪强盗劫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克旗城乡社会经济条件普遍落后，老百姓居住的房舍都是用黄土泥坯或打板的土墙。也有用土坯垒墙建屋的，称为坯墙，垒起来虽简便，但由于墙体透风，冬季屋里不像土坯的墙和打板墙那样保暖，此法建房内外墙皮就要多抹两遍泥。

土墙的活很累人，民间有“圪塔打墙累死阎王”之说。土筑墙方法有三种：一是把粘性很好的黄土运到家中，卸成一条直线，然后把已经准备好的麦秸和黄土搅拌均匀，往上适当洒水浸透，再用二齿子和成泥。踩墙用的土若洒水过多，踩起来的墙就会坍塌，含水量太少泥粘稠度不够，还会出现干裂，土墙寿命不长，所以土和成泥至少还要放上一两天，才可以使用。墙垛到一米多高，就要人工上去踩实，等过一段时间泥土基本凝固了才可以一次次加高，墙垒的越高基础打得就越需要越宽，这样才有好的稳定性；二是用板打墙，就是用两块木板支在打好的地基上，一边填浸好的黄土，一边掺和糠秸，再用石夯或石碾夯实，打一节，挪一节，循环往复。

三是坯坯垒墙。就是将黄土或胶泥土，拌上大量麦秸合成泥团，在把泥团放进长方形木框模具里，上面用泥抹子抹平，拿出坯子，形成长方形土坯，在阳光下晒干，就可用来砌垒墙壁。土坯砌墙大多数都是用来建房，建围墙很少有人使用。围墙建好后，有的人家还把墙面在抹上一层泥，冬天能起到保暖作用。若顶上再加一个比墙体宽一点的帽子，这样既可以防止雨水冲刷墙体，又能延长土围墙的使用寿命。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被砖墙取代的土墙，已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